

青春文学



感悟



风往哪个方向吹

FENGWANGNAGEFANGXIANGCHUI



远方出版社

青春文学

感悟

——风往哪个方向吹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燕
封面设计:麒麟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 / 感悟工作室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3
ISBN 7-80595-918-8

I. 感… II. 感…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385 号

书 名:《感悟》
编 著:感悟工作室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8.5
印 数:3000
字 数:240 千字
书 号:ISBN7-80595-918-8/I.350
定 价:558.00 元(全 24 册)

如有倒装、缺页或错装的质量问题,由本厂负责退换



风往哪个方向吹	缪新华 (1)
波罗的海相爱的琥珀	挪威森林 (2)
可不可以借你一辈子	陈思 (12)
后来, 爱还是那朵葵花	烟罗 (16)
爱情不需要眼睛	晓礼 (18)
心碎的鱼	虹莲 (21)
说不出口的爱	殴人 (23)
母爱的天平向哪端倾斜	非鱼 (25)
如果没有那只鸟	乔叶 (31)
爱情中草药	李会 (34)
午后	陈蒲 (台湾) (38)
爱的碎片卫	宣利 (42)
三只狐狸的爱情	张素翎 (44)
月光	海子 (46)
你的信, 寄出去了吗?	爱丽比·萨佛[美] 编译/Tiny (48)
爱的浴衣	[美]佩吉·文森特 汪新华/译 (52)
爱似故人来	雪小禅 (55)
谁能这样爱你	非烟 (63)

立交桥上的鱼	蜀南麦子 (65)
错爱	安宁 (72)
冷战,也是一种伤害	亦夫 (75)
山路	席慕容 (77)
人生如水	吴智文 (78)
大屋子与小房子	岳强 (80)
一片菜叶	摩迦 (82)
蚌和野马	(84)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	周国平 (85)
一朵花的重量	魏振强 (86)
西蒙的问候	王帆 (88)
失败也是一种收获	(90)
“我很重要”	马国福 (92)
细节让你如此美丽	(94)
自信	李莉 (96)
不能等待的事	刘燕敏 (97)
“商业 FLASH”让我成功	谢海云 (99)
大人物的幽默	(105)
文学家的幽默	(107)
人生是部《西游记》	王亚非 (110)
六个著名的字	[英]费尔普斯 (112)
简单的单车	王霆 (114)
呼吸之间	方定一 (116)
近水楼台先得月	高慧君 (117)
与老虎竞争的猴子	王广田 (119)

爱的旋律	左克平 (121)
怀揣两块糖	李凤君 (123)
砍价	陆宏早 (125)
细心的爱传递	(127)
病房里的感动	张燕梅 (128)
“小声音”	段明贵 (131)
给男人一架梯子	伍弱文 (133)
心灵按摩师	佚名 (135)
不要轻易拔去杂草	阿健 (137)
神秘的乘客	D·G·理查兹/著 郁葱/编译 (139)
让我试试	文暖心 (141)
别让幸运负担	陈军 (143)
自己是自己的镜子	娟子 (145)
天才的遗憾	(147)
停顿 10 秒陆	勇强 (149)
时刻准备着	(151)
开启幸福不止一把钥匙	吴志强 (153)
陌生的老人	万新兰 (155)
没钱的爱情, 你要不要	Angela (158)
奇特的国家	(162)
眼睛其实没有表情	杜海 (164)
善良	(166)
骏马远征记	刘征 (168)
不是废话	小雨寒冰 (170)
风中的木桶	李雪峰 (172)

关键元素	邵沧 (174)
人非对贤,孰能无过	(176)
人自为战	(178)
顺性而为	流沙 (180)
看广告	陈四益 (182)
猜猜哪位名人会来	佚名 (184)
保留自己的后厢房	走走 (186)
尊贵的名字	张丽钧 (188)
以假乱真术	周冰冰 (190)
珍惜今天的拥有	翟胜丽 (中国矿业大学) (192)
爱的预期	牧野 (河南大学) (194)
漫画与幽默	(197)
岩井俊二的《情书》	(200)

风往哪个方向吹

○缪新华

有这样一道题,什么是东北风?答案有二:A、风从东北方向吹来。B、风往东北方向吹去。这是央视《开心辞典》节目的一道题,答题者是一位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接受过名牌大学多年教育的年轻人,可他错误地选择了B。

最近,我启发读五年级的外甥女写作文,我说:“挂在天边的弯弯月亮像什么?像不像一把用来收割的镰刀?”没想到外甥女竟一脸茫然。她妈对我说:“她根本就没有见过镰刀。她只知道公园里的假山、小桥、草地,还有猴子、老虎、绿孔雀。”

在《开心辞典》节目里,一些来自北大清华的学子,他们在学校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各种考试。他们寒窗苦读了十多年,大风大浪闯过来了,最后在“阴沟”翻了船——难住他们的确不是什么高、精、深的尖端难题,而恰恰是一些生活小常识。



波罗的海相爱的琥珀

○挪威森林

生命中的一些际遇，最终不过像一勺冰淇淋，在岁月的体温中慢慢融化，融化成再也无法把握的时光。

1999·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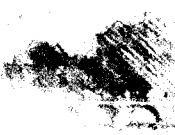


2

大三暑假，秦深通过哥本哈根大学留学生会的介绍，找到了一家比学生公寓要便宜的住所。是一幢位于哥市北部弗雷登斯堡的两层小楼。叩开青藤垂绕的门，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位中年亚裔男子，体格壮实，皮肤黧黑，面容沧桑；他身后是一个穿着纯白拖地长裙的亚裔女孩，她歪着清丽的脸庞怯怯地打量着秦深，漆黑的双眸里流露出孩童似的天真。

那天晚上，秦深在这座静谧的小楼里睡了个酣畅淋漓的觉，恨不得像蘑菇一样长在床上。醒来时已是次日正午，他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是一个庭院，草地上种着几株茂盛的西洋鹃，常青藤饱满的绿叶攀附在西洋鹃枝干上，沿着墙缘一路爬上来，他摘了一片叶子，捏成一团，丢在正在庭院里打扫草坪的女孩头上。女孩抬起头，微眯了眼看他。秦深很酷地瞪大眼睛朝她笑，她也莞尔，双颊暗暗渗出一抹绯红。





这个家庭只有父女两人,女儿谙熟汉语,父亲却完全不懂。他们从不谈及家庭内部的事情,秦深自然也不便多问,他只知道那女孩叫阮栎,父亲叫阮松印,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渔商。秦深曾偶然在阮栎房间门口看见里面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照,阮栎青涩地笑,一个中年女子左手搂着她,右手搭在阮松印臂间。秦深想,这个女人应该就是阮栎的母亲吧,看上去倒像一个中国南方娟秀女子。

但那女人并未出现过,所有家事都是阮栎一个人打理。阮栎没有念大学,也不去工作,甚至连门都不出,每天就是待在家里操持着这些琐事。有一次秦深好奇地问她:“你准备这样在家里待一辈子吗?”她凝视着他,久久地,眼眶里竟汪出两泓泪水。秦深慌了神:“你别哭呀,我没有恶意的。”她撇开他,步履沉缓地走到庭院里。秦深倚在门缘,看着静默地陷在藤椅里的她,西洋鹃酒红色的花朵映红了她凝脂般的面颊,几片花瓣零落到她的曳地长裙边。秦深愈发好奇,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刹那芳华,却从容地看着时光流逝,脸上无悲无喜,只剩下沦陷似的释然和落寞的美。



2000·谜底

初春,阮松印赴大马做一趟鳕鱼生意,家里只剩下这两个20岁出头的孩子。

秦深决定继续读硕士,每天都学到深夜。阮栎每晚会准时敲他的门,手里有时端着一块榛子蛋糕,有时是一壶热朱古力。秦深心里溢满了感激,却只会傻傻地看着她笑,然后毫不客气地吃光。

一个深夜,暴雨猝不及防地降临到这座城市。秦深正欲入睡,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叫声。他跑下楼,看见阮栎头发散乱,裹





着被单，看着庭院里摇摆起伏的西洋鹃凄厉地尖叫。她转过头，双眼噙满泪水，无助而企盼地注视着他。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他跑出去，将西洋鹃枝干和木架牢牢绑在一起。跑回房间时他的全身已经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他泡完热浴出来，阮栎立刻递给他一杯热咖啡。她的头发重新梳理整齐，神态也已恢复平静，脸上的泪痕却还隐约可见：“谢谢你。”

“没事儿。不过你刚才的样子真把我吓坏了。”

阮栎犹豫片刻，突然说：“那些西洋鹃，是我妈妈在世时亲手栽种的。”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子夜，阮栎第一次邀请秦深走进自己的房间。秦深看到了很多久远的照片，也终于知晓了这个家庭的故事。阮栎的祖父是越南渔商，父亲继承家业经常奔波于东南亚和北欧之间，30岁时娶了一位中国浙江女子为妻。无论是外形，还是文化传统，阮栎都更多地继承了中国母亲的禀性。只是在阮栎18岁那年，她母亲不幸因车祸去世了。阮栎谈到这些，禁不住有些哽咽。秦深的手悬在半空，终于落在她的发际：“别伤心了，你有一个疼爱你的父亲，还有关心你的……我。”

第二天，秦深理所当然地感冒了。阮栎在厨房里为他煲汤。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听见她上楼时滑倒的声音，连忙跑出去扶起她，然后去捡破碎的瓷片，无意间，他看见了她隐藏在曳地羊绒长裙裙摆后的左踝，他一下子惊呆了。

阮栎的脸则在瞬间变得煞白。



2000·琥珀

秦深顺利申请到了研究生全奖。夏天到了,他终于说服阮栢,拉着她的手走出家门。不一会,她就走不动了,他干脆背起她往海边走,她在他背上吃一盒冰淇淋。她的长发拂在他的眼脸上,传来阵阵微痒,一起传来的,还有她发间的清香,他不禁轻轻哼起 Fools Garden 的“Lemon Tree”,跑调跑得旁逸斜出的他突然怪叫起来——阮栢调皮地将一勺冰淇淋放进了他的颈项间。他恶作剧般地狂奔,她咯咯的笑声飘散在八月的阳光和路人讶异的眼神里。

他们坐在海岸的礁岩上,呼吸着掺杂着海腥味和泥土湿润芳香的空气,秦深用眼角偷看着阮栢的侧影,阳光流淌在她身上,镀出一层柠檬色的光晕,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这时阮栢向他招手:“走,我们去新港码头。”在那里,他们走进一间乳白色巴洛克风格建筑。这是一家琥珀屋,琥珀是史前松树脂的化石,经历了世间千百万年的变化才得以形成,两人的目光被这些琥珀美仑美奂的光泽耀映得扑朔迷离。在一个角落,阮栢看中了一对琥珀,橙黄色的晶体,里面各尘封着一只小小的蜻蜓,虽然年代久远,但羽翼上的纹络还依稀可辨。琥珀屋的主人是一位台湾女子,她用国语流利地向他们介绍这对琥珀的身世,它们被渔夫从波罗的海中打捞上来时原本是一块,因为悠长的历史和转手时的不慎,最终断裂成两半。



“多少钱?”秦深问。

“八千克郎。”





秦深倒吸了一口凉气。

.....

2001·暮色

半年之后。

“对不起，另一块已经被一位小姐买走了。”台湾女老板遗憾地对秦深摊开手，“我问她为什么不买一对，她只是笑着说，她在等一个人来买，而且，她坚信那个人一定会来买。”

秦深深紧握着那块用编了半年程序才换来的琥珀，掌心感触到它温润的外壳，仿佛感触着梦中曾经抚摩过的面颊。

回到寓所时，阮栎正在庭院里给西洋鹃剪枝。秦深走上前，阮栎同初次见面时一样，歪着小脑袋，孩童似地看着他。

他牵起她的手，和自己的手贴在一起，一块琥珀默契地转移至她的掌心。他悠悠地说：“现在，这对蜻蜓团聚了。”他无语地凝视着她，她的双眸粼粼，仿佛暗夜中璀璨的星星。淡淡的花香恍若柔波，流淌在暮色里，无声地湮没了他们。良久，她采了一朵怒放的西洋鹃，羞涩地放进他的衬衫口袋里。

2002·中箭

他们躲避着阮松印的视线，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薄如蝉翼的爱情，生活变得既丰富又纯粹。有一天，阮松印用一个渔商特有的直接和坦率问秦深：“Will you marry my daughter in the future?”秦深用力点点头，阮栎的耳根在瞬间变得酡红。阮松印欣慰地笑了。





此后几天,媒体纷纷报道着一条新闻:丹麦王室已经同意邀请澳大利亚平民女孩玛丽在今年圣诞节期间赴丹,与王储腓烈特共度圣诞。腓烈特是在悉尼一间酒吧里偶然结识这位平凡女孩的。因为玛丽的卑微出身,这场恋情曾在王室内部引发轩然大波。但就是这位行事低调的“灰姑娘”成功地拴住了腓烈特的心,王室也只得委曲求全。

这一年,丘比特的箭似乎全部射向了这个依偎在斯勘第纳维亚半岛旁的国度。秦深受了那个原本和自己毫无关系的男子的鼓舞,激动地写了一封 Email:“爸、妈,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她很好,可爱、温柔,但我担心你们无法接受她,因为,在她 18 岁那年的一场车祸里,她失去了母亲,和一条腿。”秦深的父母是开明的。第 2 天,他就收到了回信:“小深你长大了。我们相信你的选择。”



2003·错过

秦深每天在图书馆整理毕业论文。一天,他回到住所,诧异地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客厅留着一张纸条。

深:

我刚刚得到消息,父亲在印尼谈生意时遇到陷害,下落不明。我必须马上赶去。你一定要留在这里等我回来。

将来如果你愿意留在丹麦,我就留下来;如果你愿意带我一起去遥远的中国,我也跟你走。

秦深忐忑地度过了学生生涯的最后时光。阮栢走后便失去了联系,他每天都陷在对他们父女二人的担忧里,更要命的是,





他的学生签证已经过期，移民局随时可能传唤他。六月底一个倦慵的午后，有警察上门巡视，秦深捕捉到了他目光深处的警觉。警察走后，秦深仓皇地收拾东西，锁好公寓的门。无论如何，他必须先回国找一份工作。

飞机上，秦深取出阮栢放在他胸前口袋里的那朵西洋鹃。花瓣已有些褪色，岁月的萎黄悄然渗入花脉，香气仍淡淡地弥漫着。他轻轻嗅了嗅，将它和阮栢留给自己的字条一起用手帕小心包好。

秦深顺利地在厦门一家软件公司找到了工作，安顿好一切后，他立刻申请了8月份的丹麦旅游签证。回到哥本哈根后，他迅速赶到阮家公寓，却惊讶地发现公寓的锁已经换了。他拼命敲门，却敲出一位陌生的白人老姬。秦深苦笑着对她摆摆手，示意没有必要开门了。

8

他靠在寓所的围墙外，坐了一夜。

当你所爱的人离开了一座城，你会发现这座城也已失去任何意义。第二天，秦深把四年的生活装进行囊里，再次回国了。只是这次，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来。飞机从波罗的海上空缓缓滑过，秦深看着窗外浩淼的蔚蓝海面，泪水几乎要喷涌而出。他手中紧紧攥着那包手帕，心潮暗涌，你说过，将来如果我愿意留在丹麦，你也留下来；如果我愿意带你一起去遥远的中国，你也跟我走。可是，为何最后了无痕迹的竟然是你……

2003·流年

秦深回国后，根本无法潜心于工作。所有一起看过的书，所有一起唱过的歌，所有与阮栢有关的物品，都轻而易举地转变





为一只无形而残酷的手，一次又一次触痛他的伤口。最困难的日子终于像蜗牛一样慢慢爬了过去。他结识了公司里一个善解人意、芬芳如花的女孩，往昔带给他的隐痛渐渐褪去，而那个人，也淡忘于音讯杳然之中了。

10月9日清晨，同往常一样，秦深一边慌乱地刷牙，一边听 CCTV 的早间新闻。突然，他盯住盥洗镜里满嘴泡沫的自己，正在动作的手顿住了。

到公司后，他立刻打开电脑。他刚才没有听错。网页标题如此醒目：“丹麦上演现代版童话，王储情订澳大利亚姑娘”——“8号，丹麦女王正式宣布，丹麦王储腓烈特即将迎娶澳大利亚姑娘玛丽。在记者招待会上，陶醉在喜悦中的玛丽向人们展示了她的订婚戒指。”

往事像一颗子弹瞬间击中了秦深。他没想到那个女孩原来一直都潜伏在自己的血液里，一起潜伏着的，还有一场难解的劫。那场葱茏岁月里的青涩爱情，挟裹着隐隐的伤，像落在宣纸上的一滴墨，沉缓而怅然地在他脑海中斑驳开来。良久他才缓过气，他把这则正在全球所有痴情男女中流传的爱情传奇打印了一份，并给丹麦那幢寓所写了封信，烦请房东如果有可能，转交给原来的房屋主人。

2004·缘灭

一月中旬，秦深收到了一封寄自越南的信。虽是寥寥数言，却字字触目惊心：

深：





我知道是你。

警方终于在印尼一家林间医院找到父亲，他虽被抢救过来，但身体完全垮了。将父亲送回越南，我马上赶回丹麦，却已是人去楼空。我以为你永远离开了，于是一个人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新港码头，假肢把我的腿磨出了血痕。我坐在海边，看着橘红色的夕阳像一滴泪水缓缓垂落，最终和海面交融。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们就这样错过了。我把那对琥珀抛进了大海，它们永远沉睡在了波罗的海深处。

将房子变卖后，我回了越南。现在家族生意主要是我丈夫在打理。他曾是父亲的手下，天性朴实，对父亲忠心耿耿，对我也很好。在下龙湾畔，他有一间不错的房子。我想，我会给他生几个孩子，过平淡的生活。他是聋哑人。他可以读懂我的唇语。

10



年底我们回丹麦处理父亲遗留的一笔生意时，我独自回到那幢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的房子。西洋鹃还在，常青藤还在，而你已经不在了。新房东看见我，转给我你的信。

我并不悲伤，也不遗憾。只是午夜梦回时，我会想，或许我就是一只被禁锢在琥珀里的蜻蜓，一起被禁锢的，还有我脆弱的初恋。我被牢牢地包裹在这些树脂里，无力挣扎。外面的世界在我眼里始终是模糊的，我甚至无法触摸到我爱过的男孩的翅膀。其实距离很近啊，我隐约都可以看见他关爱的眼神。然而我终于知道，隔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是树脂，还有无法逾越的、千百万年的漫漫年华。



读完后，秦深和女友去了海边，阳光温煦，啤酒微凉，他